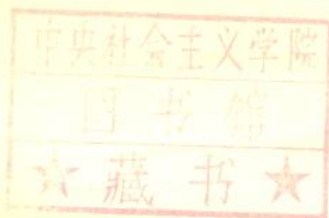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友鹤 选注

唐
宋
传
奇
选



文学小丛书·WEN XUE XIAO CONG SHU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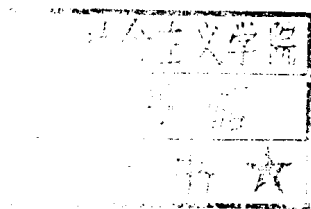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小丛书



200082855

唐宋传奇选

张友鹤 选注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伍端端

唐宋传奇选

Tang Song Chuanqi X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1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 $\frac{1}{16}$ 插页 2

1959年2月北京第1版

1979年3月北京第2版

1985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75,000

书号 10019·1080

定价 0.90 元

前 言

“唐宋传奇”，指的是唐、宋两代流行的一种文言短篇小说，当时叫做“传奇文”，是我国古典文学当中一份宝贵的遗产。

中国小说，有很长久的历史。唐代以前，小说还在萌芽状态当中，多属志怪，情节也较简单。唐人传奇才更直接地表现社会生活，故事也较委婉曲折；作家们开始进行有意识的艺术创造。所以叫做“传奇”的缘故，是因为所写的故事大概都很离奇。作家们往往使用夸张的方法，布置许多偶然性戏剧性的情节，使故事曲折动人，更集中更鲜明地表现出现实生活的矛盾；或者罩上一层神仙怪异的色彩，使故事更加美化，也寄托了作者们的愿望和幻想；这样，看起来就成了离奇的故事了。

唐朝是我国中古时期一个兴盛统一的朝代。唐王朝建立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之后，人民显示出来的威力，迫使唐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、发展生产的措施。从唐初直到安史之乱以前，一百三十多年当中，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和国际贸易，大体上是一直向上发展着的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，出现了灿烂的唐代文

DM75/13

化。但是，在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下，随着生产和经济的发展，封建剥削也日益加强，皇帝贵族集团、地主阶级和农民、手工业者、城市平民、中小商人的矛盾也日益发展。安史之乱是唐王朝各种复杂矛盾的总爆发。在思想意识方面，为封建王朝服务的一套伦理道德，也发生了动摇；城市经济的发展，产生了与封建礼教不相调谐的新的思想因素。这些，就是传奇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。最有名的传奇文，大都产生在安史之乱以后，不是偶然的。

传奇所写的故事，大体上可分爱情的、豪侠的和讽刺的三类。爱情故事如《离魂记》、《莺莺传》、《飞烟传》、《李娃传》等，都是歌颂叛逆的女性们冲破礼教的堤防、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斗争，表现了要求婚姻自由的思想。豪侠的故事如《红线》等，表现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、上下动乱的时期，人们幻想着主持公道的侠士出现，替被压迫者来向个别压迫者进行个人复仇。讽刺的故事，如《东城老父传》对当时的政治表示了不满，进行了批评讽刺。所有这些故事，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。

但是，传奇作者们的思想，基本上还是属于封建主义的体系。因此，作品当中，封建性的糟粕往往又同民主性的精华纠缠在一起。例如《莺莺传》的作者，一方面歌颂了莺莺，另一方面对于张生的玩弄女性、负心背义、“始乱终弃”的无耻行为，又予以辩护，大加赞美，这就给读者非常恶劣的印象。这些都需要仔细辨别，不能无批判地全盘接受。

本书一九五九年初版，一九七八年再版据一九六四年

版张友鹤选注《唐宋传奇选》重新编定，共选二十篇，以唐人传奇为主，宋人所作，只选了两篇。因为宋代在小说方面另有了新的发展，出现了通俗的、直接产生于市民的“平话”，宋代文人继续写作“传奇”的虽然还有，但成就比唐代差得多了。这次即据一九七八年版排印。

各篇文字，以鲁迅先生校录的《唐宋传奇集》和汪国垣校录的《唐人小说》两书作为底本，有歧异的，就择善而从。也改正了个别排错的字。每篇之后，附有说明文字和简要注释，希望对读者能有些帮助。如有错误，盼望得到指正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四年三月

目 录

离魂记	陈玄祐	(1)
柳氏传	许尧佐	(5)
柳毅传	李朝威	(14)
霍小玉传	蒋 防	(35)
南柯太守传	李公佐	(49)
李娃传	白行简	(64)
东城老父传	陈 鸿	(81)
长恨传	陈 鸿	(93)
莺莺传	元 稹	(107)
无双传	薛 调	(122)
郭元振	牛僧孺	(131)
马待封	牛 肃	(136)
红 线	袁 郊	(140)
裴 航	裴 铏	(148)
飞烟传	皇甫枚	(154)
京都儒士	皇甫氏	(163)
画琵琶	皇甫氏	(165)
崔 护	孟 棨	(167)

流红记	张 实	(169)
李师师外传	阙 名	(174)

离魂记

陈玄祐

天授^[1]三年，清河张镒，因官家于衡州^[2]。性简静，寡知友。无子，有女二人。其长早亡；幼女倩娘，端妍绝伦^[3]。镒外甥太原^[4]王宙，幼聪悟，美容范。镒常器重，每曰：“他时当以倩娘妻之。”后各长成。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^[5]，家人莫知其状。后有宾寮之选者^[6]求之，镒许焉。女闻而郁抑；宙亦深恚恨^[7]。托以当调^[8]，请赴京，止之不可，遂厚遣之^[9]。宙阴^[10]恨悲恻，决别^[11]上船。日暮，至山郭数里。夜方半，宙不寐，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，须臾至船。问之，乃倩娘徒行跣足^[12]而至。宙惊喜发狂，执手问其从来。泣曰：“君厚意如此，寢梦相感。今将夺^[13]我此志，又知君深情不易^[14]，思将杀身奉报，是以亡命^[15]来奔^[16]。”宙非意所望，欣跃特甚。遂匿倩娘于船，连夜遁去。倍道兼行^[17]，数月至蜀^[18]。凡五年，生两子，与镒绝信。其妻常思父母，涕泣言曰：“吾曩日^[19]不能相负，弃大义而来奔君^[20]。向今^[21]五年，恩慈间阻^[22]。覆载之下^[23]，胡颜独存也？”宙哀之^[24]，曰：“将归，无苦。”遂俱归衡州。既至，宙独身先至镒家，首谢其事。镒曰：

“倩娘病在闺中数年，何其诡说也〔25〕！”宙曰：“见〔26〕在舟中！”镒大惊，促〔27〕使人验之。果见倩娘在船中，颜色怡畅，讯使者曰：“大人安否？”家人异之，疾〔28〕走报镒。室中女闻喜而起，饰妆更衣，笑而不语，出与相迎，翕然〔29〕而合为一体，其衣裳皆重。其家以事不正，秘之。惟亲戚间有〔30〕潜知之者。后四十年间，夫妻皆丧。二男并孝廉擢第〔31〕，至丞、尉〔32〕。玄祐少常闻此说，而多异同，或谓其虚。大历末，遇莱芜县令〔33〕张仲规，因备述其本末。镒则仲规堂叔祖，而说极备悉，故记之。

作者陈玄祐，唐代宗时人，事迹无可考。

“倩女离魂”是一美丽动人的故事，表达了青年女子反对包办婚姻，力争自由恋爱的强烈感情，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。

尽管这是想象的故事，其细节却以现实生活为基础，这就在虚幻之中，予人以现实的感觉。这篇传奇体现了作者构思和描写两方面的擅长。

元人郑德辉所作《述青琐倩女离魂》杂剧，就是根据这一故事编写的。

〔1〕 天授：周武则天（武曌）的年号（六九〇——六九二）。

〔2〕 因官家于衡州：因为到衡州做官，就在那里安家。“衡州”，也称衡阳郡，约辖今湖南衡山、常宁间的湘水流域，和耒阳以北的耒水、洙（mǐ）水流域，州治在今衡阳市。

〔3〕 端妍绝伦：端庄而美丽，没有人比得上。

〔4〕 太原，唐府名，当时的北都，也称并州，约辖今山西阳曲以南、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，州治在今太原市。

〔5〕 常私感想于寤寐；私下里彼此常常在睡梦里都互相想念着。

〔6〕 宾寮之选者；幕僚里将赴吏部选官的人。“寮”，同“僚”字。“选”，选部，指吏部。“之”，往，赴。

〔7〕 患(huì)恨；怨恨。

〔8〕 托以当调；推托说应该调任官职。

〔9〕 厚遗之；送很多的财礼打发他走。

〔10〕 阴；暗地里、私下。

〔11〕 决别；离别。“决”，同“诀”字，也是“别”的意思。

〔12〕 跣(xiǎn)足；赤脚，指没有穿鞋子。唐代风俗，人们在室内只穿袜子，入室时，就把鞋子脱放门外。这里是形容倩娘偷着逃出来，因为匆忙，连鞋子也没有来得及穿。

〔13〕 夺；强迫别人改变意志叫做“夺”。

〔14〕 不易；不变更。

〔15〕 亡命；逃亡。“命”，指名籍(户口簿)。古时对逃亡的人，把他的名字从户口簿中勾销，所以称逃亡为“亡命”。

〔16〕 奔；封建时代，把男女间没有经过礼教规定的程序而私相结合叫做“奔”，一般指女子往就男子而言。凡是私自结合的，不能取得法律地位，因而不能算是正妻，白居易诗中就有“聘则为妻奔是妾”的话。

〔17〕 倍道兼行；比平常加倍地赶路。

〔18〕 蜀；四川一带地方的古称。

〔19〕 曩日；昔日、从前。

〔20〕 弃大义而来奔君；封建时代认为，私奔是背弃礼义、违反伦常的行为，所以这样说。

〔21〕 向今；至今。

〔22〕 恩慈间(jiàn)阻；和父母隔离了。“恩慈”，指父母。

〔23〕 覆载之下；在生存于天地之间的情况下。“覆载”，天覆地载，即天地之间。

〔24〕 哀之；可怜她。

〔25〕 何其诡说也；为什么这样胡说呢。

〔26〕 见；同“现”字。

〔27〕 促；急忙。

〔28〕 疾；赶快。

〔29〕 翕然：合在一起的样子。后文《小玉传》篇“翕然推伏”，翕然，是形容动容的样子。

〔30〕 间(jiān)有：或有、偶有。

〔31〕 孝廉擢第：以孝廉的资格，考取了明经或进士。汉代有郡国荐举孝廉的办法，唐初也有“孝廉”这一科，但不久就废止了。这里“孝廉”是泛指州郡荐举应考的人。

〔32〕 至丞、尉：官做到县丞、县尉。县丞，辅佐县令处理政务的官员。“尉”，专管维持“治安”、缉拿盗贼的官员，是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爪牙。

〔33〕 莱芜县令：“莱芜”，今山东莱芜县。“县令”，县的长官，就是后来的知县、县长。

柳氏传

许尧佐

天宝中，昌黎韩翃^[1]，有诗名。性颇落托^[2]，羈滞^[3]贫甚。有李生者，与翃友善，家累^[4]千金，负气^[5]爱才。其幸姬曰柳氏，艳绝一时，喜谈谑，善讴咏^[6]。李生居之别第，与翃为宴歌之地。而馆^[7]翃于其侧。翃素知名，其所候问^[8]，皆当时之彦^[9]。柳氏自门窥之，谓其侍者曰：“韩夫子^[10]岂长贫贱者乎！”遂属意^[11]焉。李生素重翃，无所吝惜。后知其意，乃具膳请翃饮。酒酣，李生曰：“柳夫人容色非常，韩秀才^[12]文章特异。欲以柳荐枕^[13]于韩君，可乎？”翃惊栗；避席^[14]曰：“蒙君之恩，解衣辍食^[15]久之，岂宜夺所爱乎？”李坚请之。柳氏知其意诚，乃再拜，引衣接席。李坐翃于客位，引满^[16]极欢。李生又以资三十万，佐翃之费。翃仰柳氏之色，柳氏慕翃之才，两情皆获，喜可知也。明年，礼部^[17]侍郎杨度擢翃上第^[18]，屏居间岁^[19]。柳氏谓翃曰：“荣名及亲，昔人所尚^[20]。岂宜以濯淪之贱，稽采兰之美乎^[21]？且用器资物，足以待君之来也。”翃于是省家于清池^[22]。岁余，乏食，鬻妆具以自给^[23]。天宝末，盗覆二京^[24]，士女奔骇。柳氏以艳独异，且惧不免，乃剪

发毁形，寄迹^[25]法灵寺。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^[26]，素藉^[27]翊名，请为书记^[28]。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^[29]，翊乃遣使间行^[30]求柳氏，以练囊^[31]盛麸金^[32]，题之曰：“章台柳^[33]，章台柳！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柳氏捧金呜咽，——左右凄悯，——答之曰：“杨柳枝，芳菲节^[34]，所恨年年赠离别。一叶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！”无何，有蕃将^[35]沙吒利者，初立功，窃知柳氏之色，劫以归第，宠之专房^[36]。及希逸除左仆射^[37]，入觐^[38]，翊得从行。至京师，已失柳氏所止，叹想不已。偶于龙首冈^[39]见苍头以馱牛^[40]驾輜辀^[41]，从两女奴。翊偶随之。自车中问曰：“得非韩员外乎^[42]？某乃柳氏也。”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，阻同车者^[43]请诘旦^[44]幸相待于道政里门。及期而往，以轻素结玉合^[45]，实以^[46]香膏，自车中授之，曰：“当遂永诀^[47]，愿真诚念^[48]。”乃回车，以手挥之，轻袖摇摇，香车磷磷^[49]，目断意迷，失于惊尘^[50]。翊大不胜情。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，使人请翊。翊强应之，然意色皆丧，音韵凄咽。有虞候^[51]许俊者，以材力自负，抚剑言曰：“必有故。愿一效用^[52]。”翊不得已，具以告之。俊曰：“请足下数字^[53]，当立致之。”乃衣缦胡^[54]，佩双鞬^[55]，从一骑^[56]，径造^[57]沙吒利之第。候其出行里余，乃被衽执轡^[58]，犯关排闥^[59]，急趋而呼曰：“将军中恶^[60]，使召夫人！”仆侍辟易^[61]，无敢仰视。遂升堂，出翊札示柳氏，挟之跨鞍马，逸尘断鞅^[62]，倏忽^[63]乃至。引裾^[64]而前曰：“幸不辱命^[65]。”四座惊叹。柳氏与

翊执手涕泣，相与罢酒^[66]。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，翊、俊惧祸，乃诣希逸^[67]。希逸大惊曰：“吾平生所为事，俊乃能尔乎^[68]？”遂献状^[69]曰：“检校尚书^[70]、金部员外郎^[71]兼御史韩翊，久列参佐，累彰勋效^[72]，顷从乡赋^[73]。有妾柳氏，阻绝凶寇，依止名尼。今文明抚运，遐迹率化^[74]。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^[75]，凭恃微功，驱有志之妾，干无为之政^[76]。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，族本幽、薊^[77]，雄心勇决，却夺柳氏，归于韩翊。义切中抱^[78]，虽昭感激之诚^[79]；事不先闻，固乏训齐之令^[80]。”寻^[81]有诏：柳氏宜还韩翊，沙吒利赐钱二百万。柳氏归翊；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^[82]。然即柳氏，志防闲而不克^[83]者；许俊，慕感激而不达^[84]者也。向使柳氏以色选，则当熊、辞辇^[85]之诚可继；许俊以才举，则曹柯、澠池之功^[86]可建。夫事由迹彰，功待事立。惜郁埋不偶^[87]，义勇徒激，皆不入于正。斯岂变之正^[88]乎？盖所遇然^[89]也。

作者许尧佐，唐德宗时人，曾任太子校书郎、谏议大夫等官职。

本篇故事，也见于唐人孟棻的《本事诗》，可能是根据真人实事而加工的。

作者描写韩翊和柳氏的悲欢离合，情节曲折动人。李生见柳氏爱上了韩翊，就促成他们的结合，使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；许俊是一个勇敢而又机智的豪侠之士，他不畏艰险，代韩翊夺回柳氏，具有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；他们都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在封建社会里，妇女是没有独立的人格。尽管李生同情柳氏和韩翃的相恋，只不过把她象货物一样地赠送给韩翃；当韩翃要去求取功名时，也就置柳氏于不顾。柳氏在变乱中欲求保身而不可得，竟被沙吒利强行劫去；后来，又被许俊夺了回来。任人播弄，毫无自主之权，这一遭到侮辱与损害的女性的形象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妇女悲惨的命运。

此外，作者所描写的军人，是那样飞扬跋扈。一个立有战功的武将，就可以在京师横行无忌。当柳氏被夺回，事情败露之后，封建最高统治者并不敢予以处分，反而给予大量的金钱以为“抚慰”。这又暴露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情况。

明人吴长儒、清人张国寿，曾根据这一故事，先后编写了《练囊记》和《章台柳》两剧。

[1] 昌黎韩翃：“昌黎”，古郡名，约辖今辽宁辽河以西大小凌河中下游地区，郡治在今辽宁义县。“韩翃”，一作“韩翃(hóng)”，唐代名诗人，字君平，南阳(今河南南阳县)人。北朝时，韩姓为昌黎郡望族，所以这里称为“昌黎韩翃”。

[2] 落托：同“落拓”，放荡不羁的样子。

[3] 羁滞：流浪在外而不得意、没有办法。

[4] 累(lèi)：积累，积蓄。

[5] 负气：以气节自负的意思。

[6] 善讴(ōu)咏：会歌唱。

[7] 馆：招待吃住的意思，作动词用。

[8] 所候问：来拜访问候的人。

[9] 彦(yàn)：英俊豪杰之士。

[10] 夫子：对人的敬称。

[11] 属意：看中了。

[12] 秀才：唐代秀才的地位高于明经、进士，但这一科目于高宗时废止，后

宋却以秀才通称一般文士和应考进士的人。

〔13〕 荐枕：犹如说侍寝。

〔14〕 避席：古人席地而坐，“避席”，就是离开座位，表示恭敬、客气。

〔15〕 解衣辍食，“解衣”，脱衣，意思是把自己的衣服给人穿；“辍食”，停食，意思是把自己的食物给人吃；形容待人有恩惠。

〔16〕 引满：把酒斟满在酒杯里，举起酒杯来，都可以叫做“引”。“引满”，把杯里斟满的酒喝干了。

〔17〕 礼部：唐代中央政府里的六部之一，是主管礼仪和学校贡举的官署。

〔18〕 上第，唐代考选制度，明经依成绩分上上第、上中第、上下第、中上第四等，进士依成绩分甲第、乙第两等。这里“上第”，指明经的上上第或进士的甲第。

〔19〕 屏(bǐng)居间(jiàn)岁：闲住、隐居了一年。

〔20〕 荣名及亲，昔人所尚；由于自己闻名，使得父母妻子也分享光荣，这从来就是人们所重视、希冀的事。意指中举做官，父母妻子就可以获得封赠了。

〔21〕 岂宜以濯浣之贱，稽采兰之美乎：“濯浣”，洗衣一类的事情。“濯浣之贱”，做洗衣一类下贱工作(封建时代轻视体力劳动，所以这样说)的女人，柳氏自指的客气话。“稽”，迟留，引伸作耽误解释。“采兰”，比喻皇帝征用贤士。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，皇甫谧辞不做官，在给皇帝的奏疏里有“陛下披榛采兰，并收蒿艾”的话，典本此。这两句的意思是说：不要因为我一个女人，耽误了你的上进；做官。

〔22〕 清池：唐县名，在今河北沧县东北。

〔23〕 自给：自己养活自己。

〔24〕 天宝末，盗覆二京：“盗”，指安禄山，胡人，当时的平卢、范阳、河东节度使，掌握兵权，很得唐玄宗宠信。“覆”，颠覆、攻陷。“二京”，长安和洛阳，唐代的西京和东京。天宝十四年，安禄山起兵攻下长安和洛阳，自称“雄武皇帝”，国号“燕”。唐玄宗逃往四川避难。

〔25〕 寄迹：存身。

〔26〕 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：“侯希逸”，唐营州(今辽宁锦州市西北)人。“平卢”、“淄青”，均唐代方镇名。平卢治所在营州，领平卢、卢龙二军，榆关守捉、安东都护府，约在今河北滦河下游以东，辽宁大凌河以西地区。淄青治所在青州，后移鄆州，辖淄、青、齐、棣、登、莱六州，约在今山东黄河下游稍西以东，泰山、鲁山、沂山及安邱、高密二县北部以北地区。侯希逸原为平卢节度使，肃